

士谷村方运升轶事

张蓓

开化县村头镇士谷村,青山环绕、碧水奔流,是一方秀美之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了许多奇妙的自然景观,它独特的白云岩喀斯特地貌,奇迹般地保留了地球6亿-5亿年前的记忆。

走进士谷村,这里满山谷的翠绿、碧玉一般的河流、清澈透亮的山泉水,层层叠叠的田畈分布在山坡上,形成了一派风光迤邐的山水田园画卷。山上的岩石,峥嵘突兀、怪石嶙峋,似在无声地述说着地球几亿年前的乡愁。

这次来到士谷村,我主要采写的是一个人物故事“义士方运升”。方运升,是清代咸丰年间村头士谷村人。据清代光绪《开化县志》记载:“方连(运)升,士谷人。有胆略。同治元年正月,太平军至,焚掠极甚,连升集壮健与斗,力竭而死。”

历史的时针,回拨到19世纪50年代,广西的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等人,于1851年1月11日,在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他们揭竿而起,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的序幕。

而在浙西开化县士谷村的方运升,亦被卷进这场运动旋涡并殒命。彼时,面对太平军在村里的的粗暴焚掠、抢夺,他英勇抗击、顽强拼搏,为保护家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咸丰八年(1858年),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内乱——“天京事变”之后,翼王石达开离开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国都天京连成一体,他率领20余万太平军由苏、皖、赣入浙攻打衢州。

该年3月15日,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领10万人马自常山突袭开化华埠。太平军在华埠掘壕沟固、建筑堡垒以备自守,并粘贴布告、于当日分兵驻扎开化县城周边几个关隘口。4月28日,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抵达开化,攻打并占领了开化城。

该年7月,清军总兵马云彪亦驻扎军队于开化桐村镇龙山港一带,两军在华埠桐村、白渡等地附近连续交战。至7月22日,太平军退至叶溪、绕东芹山抄出,再次与清军作战。留在华埠境内的清军已被困,因救援不及,开化城里出去迎战的乡勇和清军官兵大败、死伤无数。驻地开化防御的同知刘福林、知县汤世铨亦在这场激烈的战役中被杀害。

根据《二十五史·清史稿》的记载,当时开邑城郊的战斗非常激烈、火力凶猛。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浙江境内:“遂由常山窥开化,委署者多不肯往,世铨毅然请行。”

汤世铨,字彦生,顺天大兴(今北京)籍,江苏武进人。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清咸丰三年三月,以知县身份派往浙江,咸丰七年,又署开化知县。当时的战争情势是由于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意欲攻克衢州最终拿下浙江,他率领兵士炸城墙、挖地道偷袭、填埋护城河等想尽一切办法进攻,持续围城91天,却仍然没能攻克衢城,“铁城”衢州城仍固若金汤。然而在衢城之外数百里间的各暑县地域,却是“戈戟如林”,纷纷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打击。

在此情势之下,府城意欲委派下属去往开邑署县守城,大家都推诿不愿意去。此刻只有汤世铨,毅然请缨,独自前往。他到了开化后,遂积极行动,招募勇猛之士加强训练,积极做好县城的防御、抵抗预备工作。咸丰八年三月,石达开部抗浙,衢州镇总兵饶廷选战败,太平军直逼开化。开邑知县汤世铨闻警讯,登上开邑土墙城楼瞭望,只见太平军大军压境、突飞奔

来。不久开化城就沦陷,汤世铨意欲拔佩刀自刎,被绅民夺刀换衣伪装后拥出,不得死。世铨遂暗地里偷偷邀约开邑各乡村都部团结起来一致抗敌,并飞书请兵援助。云南援兵到后,他会同云南鹤丽镇总兵周天孚一同督军追击,太平军失利后奔向处州(今丽水)而去。知县汤世铨率军团沿途截杀。

咸丰八年六月,开化县城已失而复得,但知县汤世铨仍被朝廷因失守而褫职。因代理知县尚未到任,汤世铨仍然带领兵勇守御开邑县城。该年七月,太平军再次由常山攻打开化。江苏候补知县同知刘福林履职开邑,率乡勇攻打追击太平军至安徽宣城而去。汤世铨请示上级衢州府后,遵从上级指示他留籍开邑防御。他遂把开邑守城之责叮嘱给县承,然后他拿出县印,在自己内身的白衣上印记,印毕,他遣下属将印信快速送至府城衢州,由衢州府城交予前来接替他的新知县,然后他就奔赴华埠御敌现场去了。太平军到了华埠,叠加阻击汤世铨等乡勇。汤世铨败之。此时,贵州定远协副将硃贵统兵三千前来驰援开邑,但此战役仍然失利。情急之下的汤世铨,再次整队出战,然兵勇队伍仓促狼狈已不能成阵,但仍坚持顽强战斗、抗击之。汤世铨与驱敌归来的同知刘福林一同,与太平军激烈交战至最后一刻,双双歿于战所。战所一片狼藉,现场血肉模糊,汤世铨已难辨别容貌,已残废的乡勇通过觅得汤世铨内身白衣的印章,才找到了他的尸体,发现他的胸部、腰部、肋骨全身总计创伤十余处。开邑乡勇头目方忠同死於汤世铨其侧身。后朝廷闻事,复其原官职,抚恤如例,按照他在世时的官职发放。

这一场场轰轰烈烈、血肉模糊的战役打下来,开邑的战事却还远没有结束。

咸丰十一年(1861)7月30日,太平军赖文鸿、谭星、周春等会师常山,西趋白沙关,拟取婺源再攻徽州,用以牵制左宗棠入浙为要。并接应忠王李秀成入赣之师。然太平军在此战役中因作战不利,大部队遂逐渐退回常山、开化、华埠、遂安等地乡村休整歇息。该年底,浙江巡抚左宗棠部队,由江西向浙江进军,围剿太平军。太平军李秀成、杨辅清部在开化一带,与左宗棠部激烈交战、血流成河。太平军击退了清军左宗棠部队。

至该年末,浙江的杭嘉湖为李秀成军占据,金严宁绍台温处为李世贤军占据,至此太平军已占据了浙江绝大部分地区。而清军左宗棠部队仅局促于赣东一隅,浙江境内仅存衢州、温州两座孤城未被攻克占领。

在这样严峻的战事情形之下,开化境内,从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至同治元年(1862)正月,先是华埠、县城、马金、村头等地被攻陷。后太平军大股号称二十万,首领为钟明佳、蓝以道,由遂安窜至马金,分别驻扎于本县中村、张村、村头、严坑、九里坑、白沙关、桐村、严村、篁岸、叶溪等地集结。所到之处,太平军在村前村后的山上,建瞭望台,并四处出击骚扰乡民,放火焚烧、抢财劫物,乡村乡绅民众因不屈服而抵抗者,被执死者男女均以千计。后清军首左宗棠等自婺源江湾携兵卒而来,派兵围剿,官军乘胜追杀太平军,一场鏖战下来,村庄一时积尸填委,溪水为之不流。

同治元年(1862)正月,这一个月,在浙江巡抚左宗棠的督师之下,是开邑各地乡民抗击太平军范围最广、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月。战斗主要集中在开邑北乡,中村、张村、道源、村头、墩

南、士谷、马金、排田、忻岸、大淤、霞山、厚山、徐塘口、高韩、龙村、秧畈、七里垅、高坪、黄陵以及篁岸、何家、大铺岭、鹅岭、云雾山等地。经这一个月的艰苦鏖战,太平军在开化的侵扰基本被消灭。同治二年,本县各地的关隘要地均驻兵防守,太平军再无入境。同治三年,太平军大势已去。八月,窜至湖州的太平军黄文金拥护其幼主洪田贵福(洪福瑱)由遂安路径开邑,交战中途张名第遇害。左宗棠调大军结营白渡,追杀之。沿途漫山遍列旌旗,呐喊声震天响。太平军弃械狂逃,受降三千余人,余下窜玉山逃去。自此,开邑再无太平军侵扰踪迹。

同治元年正月的那一天,士谷村已在太平军的掌控之下数日余。所到之处,大肆掠夺,村中粮食、稻谷,蔬菜、鸡鸭、牛羊、猪狗等均被一扫而空。村民敢怒不敢言,愤懑之情强忍心头。有大胆村民稍微表现不满,就会招致怒骂挨打,甚至丢却性命。

方运升,时年54岁,生于士谷方氏大姓,年富力强,是士谷村少有的有胆识、有魄力的男人。村庄被太平军占领后,他强忍心中怒火,暗中通联集结村中体魄强健男子十数人,暗中防御。此时情形之下,村中乡民财物被“长毛”(太平军)掳掠已是无可奈何,只能强忍愤懑。方运升集结村中体魄强健男子十数人,时时刻刻暗中在保护着的是村中的方氏宗祠“世德堂”,不被“长毛贼”破坏、摧毁。这是“白云世家”方氏子孙的圣神之地,这是方运升忍耐“长毛贼”在村中肆虐的底线,在他的心里,是绝不允许“长毛贼”侵犯他方氏的老祖宗的。

那一日,有几个“长毛贼”嬉笑着对着祠堂大门撒尿,忍无可忍的方运升气急之下,举起拳头就砸向那几个“长毛贼”,轮番砸下来嘴里还不忘大声呵斥:“没有祖宗规矩的东西,滚出我们的士谷村去!”“今天我就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打斗声惊醒了附近的太平军,“长毛贼”纷纷涌上来欲擒拿方运升。村中体魄强健男子们也纷纷赶来助力方运升,大家齐心合力,重拳出击,打得那几个在祠堂门口撒野的猖狂“长毛贼”耳鼻流血,不省人事。继续乘胜击之,“长毛贼”有数人毙命。此时太平军同伙急忙围攻上来,手中枪械一并使用,一时间寡不敌众,方运升就被“长毛贼”围歼、暴打,血流满地,凶残致死。士谷村人无不悲恨难忍。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朝廷论功行赏,给予方运升“义勇”的嘉奖。清光绪《开化县志》在卷八“人物志·忠义录”中为他立小传。方运升守义不屈、挺身而出、临难捐躯的事迹,被历代《开化县志》记录了下来,亦被士谷村的乡民世代代褒奖和缅怀。

回看那一段历史,太平天国运动在开化境内拉锯时间10年之久,对开化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在太平军战争期间,开化战死知县一名、同知一名、训导一名、县丞一名,外省驰援开化的官军20名、兵士无数,百姓数以万计。开化境内农事荒芜,人口凋敝,手艺荒废,背井离乡……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远去,逝者已逝,惟愿安息;生者如斯,和平年代,自当珍惜。

石榴花开五月天

郑帆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唐代文豪韩愈在其《题榴花》一诗中,以寥寥数语,生动地勾勒出石榴树的绰约风姿,令人心驰神往。在我那天真而浪漫的童年记忆里,外婆家后院菜园中的那棵石榴树,如同一抹永恒的印记,在温柔明媚的五月天里,那一抹红彤彤的色彩,总会在心底悄然绽放。

小时候,父母因生计而忙碌,每逢周末或寒暑假,母亲便会将我送往距离小镇十余里外的乡下外婆家。记忆中的外婆,勤劳而慈祥,她那双走路生风的大脚,据说,外婆自幼便勇敢地挣脱了裹脚的束缚,以命相拼,才换来了这双自由行走的大脚。自记事起,我便常常跟在这双大脚后面,看着外婆忙碌于挑水、做饭、田间劳作之间,她的日夜操劳,忙碌的身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每到初夏时节,外婆家后院的那棵石榴树便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树荫下,手里拿着一本连环画小人书,沉浸在这美好的时光里。那一树盛开的石榴花,朵朵嫣红妩媚,绿叶的衬托下更显明媚动人。那红艳艳的花朵,宛如天边最绚烂的云霞。那时的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憧憬,我会轻轻地触摸那些花瓣,仿佛能听到它们在低语。那一阵阵温馨芬芳扑面而来,令我神清气爽,花气袭人,沁人肺腑。

同村的小伙伴们都羡慕外婆家有这么一棵石榴树。有一次,我还邀请了小伙伴们一起来到石榴树下。我们比赛谁能最快数清树上的石榴花,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因为石榴花实在太多了,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但我们并不在意结果,重要的是那份在石榴花下共度的欢乐时光。我们一起制作了石榴花环,戴在头上,假装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

树上结出的石榴也是我童年最爱的水果。它们仿佛一个个红彤彤的灯笼,挂在枝头,熠熠生辉。轻轻剥开,便是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果实,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剔透,令人垂涎欲滴。金秋时节,这棵石榴树便硕果累累,挂满枝头。外婆会把石榴摘下来给我们吃,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那可是很奢侈的水果了。给石榴剥皮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情。当籽粒一颗颗露出来,小伙伴们眼睛也被吸引得拉长了,嘴巴不由自主地吞咽着口水。待搪瓷碗里有了半碗的石榴籽,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在手。外婆却语重心长地说:“好吃的东西要大家分着吃才有味道。”于是,我们学着外婆的样子,把石榴分给小伙伴们吃。外婆自己却不舍得吃,还把树上摘下来的石榴分给隔壁邻居品尝。我们捏一粒石榴籽起来,轻轻放进嘴里,先用舌头滋润摩梭一番,再用上下牙轻磕数秒,然后才渐渐用力,突然,一股甜甜的汁液迸出,满嘴生津,那滋味美妙绝伦。

记得有一年秋天,枝头挂满果实的石榴树在一夜之间被摘得一个都不剩。后来得知,是一个十二三的调皮男孩子半夜三更时偷走了。过了几天,这个男孩的家长拉着他上门来道歉。外婆非但没有生气,还对这个男孩说:“改正了就好了,以后要想吃石榴光明正大跟外婆说,外婆摘下来给你吃。”男孩羞愧地点了点头。

如今,我早已经离开了那个充满童年回忆的小院,外婆也过世许多年,但每当五月来临,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与石榴树相伴的日子,想起那些简单却无比珍贵的快乐。那些记忆,如同一坛陈年老酒,越久越醇厚。每当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那份属于五月的记忆和外婆的宽容与大气,永远温暖如初。